

# 海南版画沉寂之后再发力

##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远远望去，一片色彩斑斓——蓝的海、绿的叶、红的花、黄的果，还有黎家姑娘多彩的筒裙边儿……构成了一幅幅精美的画作。

不似国画淡雅，又不似油画厚重，它们轻盈地悬在空中任微风拂过，透着椽木与纸张结合时留下的古朴清香。

这一批以绝版套色木刻、套色水印为主的版画作品，均出自海南省版画创作技法培训班学员之手，蕴含着海南的山河湖海、风土人情，以及他们对这片热土的眷眷深情。

“从这几届版画创作技法培训班的举办情况，还有近段时间涌现的版画作品来看，海南版画已经走出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低迷阶段。”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阮江华颇有底气，“海南版画在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美术展览上频频亮相，足以说明，海南版画正在形成独特的风格，并在中国版画领域崭露头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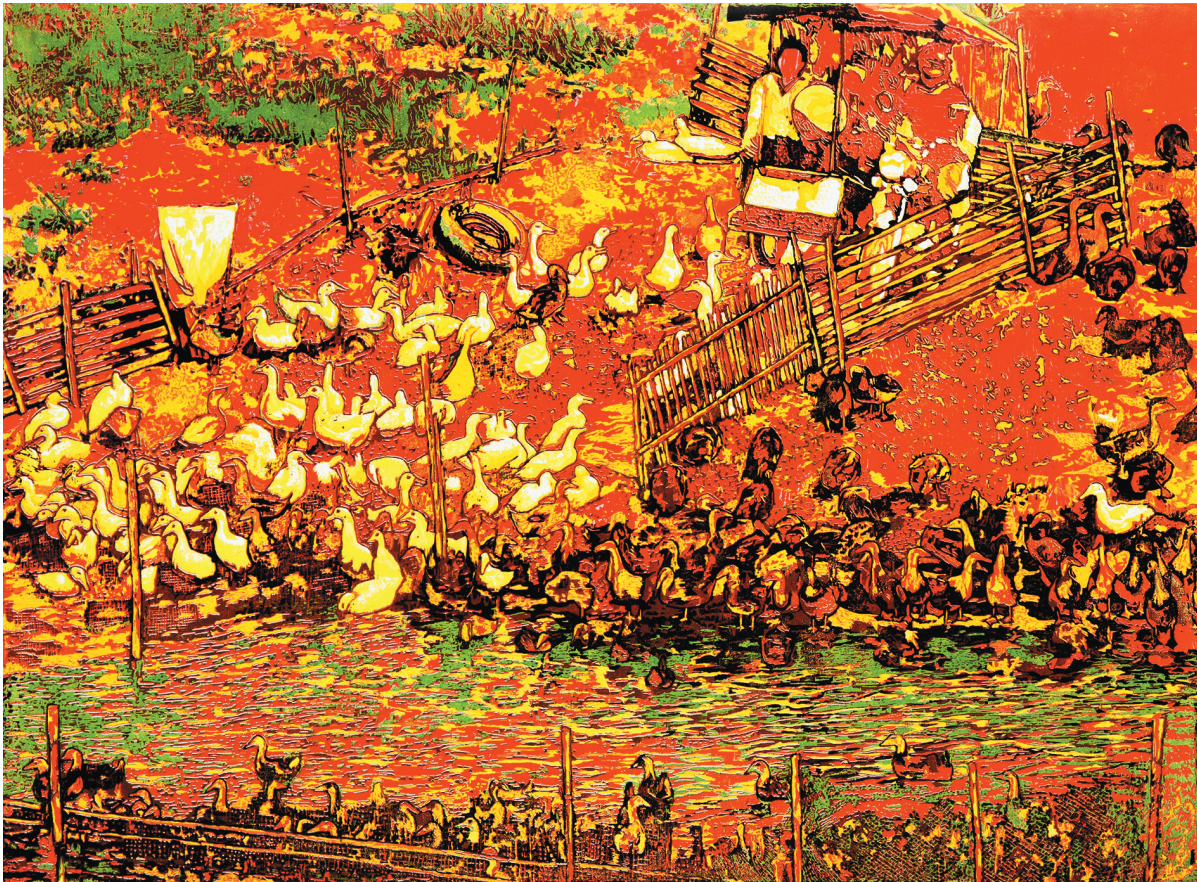


《渔家牧歌》 郭红雨作品



《黎寨》 王楠作品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南曾涌现一批有影响力的版画艺术家，此后则进入长达十余年的沉寂期。近日，由省美协组织的2016年海南省版画创作技法培训班在海口举办。来自各县市的40余名画家和版画爱好者围绕中国版画发展史、版画水印技法、套色版画实践、版画木刻技法、版画孔版技法等内容接受了系统训练。业内认为，从近段时间涌现的版画作品来看，海南版画独特风格已形成，并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低迷之后，重新开始在中国版画领域崭露头角。



《红土地上》 陈理思作品

## 宣传性作品给海南版画带来第一波高潮

版画具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是中国美术的一个重要门类。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

自1931年起，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版画翻开了我国创作版画的史页。这种新兴木刻版画不仅在制作技术上与古代复制版画有很大差异，而且在艺术功能与现实意义上也有本质区别。

阮江华告诉记者，新兴木刻版画从诞生那天起，便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紧密相关，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海南版画界掀起的第一波高潮，也与此密不可分——

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海南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版画艺术家，如邓氏三兄弟（邓子敬、邓子芳、邓子平）、王统照、陈茂叶、吴地林、张地茂等。他们创作的一批讴歌社会主义、具有时代精神又能生动反映海南风物的经典版画，使得海南版画辉煌一时。

“带有浓重宣传性质的作品，构成了这一时期海南版画的基调。因为版画有其独有的复数性，刻好一块版就可以复制出数张作品，十分有利

于迅速推动民族解放事业的宣传工作。可以说，当时版画的宣传价值远远高于艺术价值。”阮江华在这股版画热潮中作了“冷思考”，发现“讲政治、重内容”虽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能够为海南版画创作带来短暂活力，但另一方面，这样一种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产物，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都趋向单一，不仅容易给大众造成审美疲劳，还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画家成长的步伐。

果然，很快海南版画便进入了长达十余年的沉寂时期。

## 自我封闭青黄不接海南版画市场一度低迷

改革开放以后，外来思潮开始涌入中国、涌入海南。油画作为外来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凭借其观赏性强、表现力强等特点，吸引了一大批艺术家投身学习和创作。无巧不成书，彼时，国家又提出要继承和繁荣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华丽回归”的国画也迅速培养了一批拥趸者。

然而，原本与国画、油画、雕塑共同组成中国美术四大门类的版画，脚步却慢了下来。

阮江华分析认为，除了受到社

会大环境的影响，海南版画的没落还有其他原因：“版画作品的创作极其繁琐，画、刻、印的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前功尽弃，但是人们却认为‘版画一件作品可印制多张所以不珍贵’，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致使版画市场渐渐低迷，老艺术家纷纷告老，而年轻一代后继乏力。更重要的是，海南版画发展到这一时期，在技术层面已经触及瓶颈，光靠对着画册研究、模仿，却‘走不出去、请不进来’，形成了自我封闭的怪圈。”

因此，到了21世纪初，曾经辉煌一时的海南版画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

为了复兴海南版画，2007年，现任海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的陈茂叶（时任海南省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提议，由海南省美术家协会牵头，举办海南省版画创作技法培训班，并邀请来自“中国版画之乡”——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的知名版画家郭红雨任创作指导负责人。2011年，青年版画家王楠也带着水印技法加盟了创作班。

## 海南画家对版画有着特殊情感和天赋

现在已经是海南省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的郭红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陈茂叶因为在画展上看到了他的版画作品，便主动登门发出邀请，希望小住海南的他留下来，担任版画创作班的创作指导负责人，将北大荒画派的超前版画理念和技艺在海南传播开去。

“当时的海南版画家还以黑白木刻为主要创作手段，技艺较为落后。海南省美术家协会连一部创作版画的印制机器都没有，是我从老家运来了个人机器承担着创作任务和教学任务。”郭红雨说，但是，海南省美术家协会给了海南版画很大的支持，很快拨付了经费，配齐了设备，陈茂叶还亲自为每一批版画培训班学员修改草稿、审核作品。

令郭红雨惊喜的是，海南画家对版画有着特殊的情感、非凡的天赋——每一届版画创作班的举办，都使得海南版画作者对当代的版画创作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一支能支撑起海南版画创作发展未来的年轻队伍。

郭红雨评价，这些年轻的版画家的作品，在创作上注重刀法的运用、颜色的叠加、水印的肌理，志在弘扬海南海洋本土文化、人文风貌，民族风情、社会生活，画面或色彩炽热或宁静质朴，引人入胜。如王楠创作的《黎寨》，王娟创作的《三月雨》，陈理思创作的《红土地》等作品都非常有艺术视觉冲击力。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海南共有41件次版画作品在全国性展览入选或获奖，是海南送去参展、参评的美术门类中作品入选率比较高的。而从市场来看，海南版画因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在省外也颇受藏家欢迎。

“这些成绩的取得，让更多年轻人欣然加入了版画创作的行列。”阮江华说，海南其实是版画创作的一片沃土，迤逦的风光、缤纷的自然色彩能够为版画家提供源源不断的灵感。今后，海南省美术家协会还将一如既往地推动海南版画发展繁荣，为更多年轻画家提供学习和上升的渠道。

## 资讯

## 海南学者亮相上海书展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2016年8月17日至23日，“我爱读书，我爱生活”201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盛大举办。书展期间，海南大学副教授、翻译家刘国良应中央编译出版社邀请，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欧洲法律史》新书首发暨签售会”，吸引了不少读者与专家的关注。

从2011年起，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国良，开始承担中德两国总理文化交流项目的子项目，翻译德文版本的《欧洲法律史》，并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谈及承担这个项目的缘起，他称，随着中国与德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交流与合作的扩展和深入，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推广，凸显了法律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为了方便国内读者了解欧洲法律史，留德博士刘国良受邀翻译德国学者乌维·维瑟尔2010年出版的专著《欧洲法律史》。该翻译项目历时近五年，总计翻译完成近100万字，并于2016年6月正式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之所以选择了这本书，是因为在刘国良看来，“透过这本书，可以看到中德两国文化上的差异性，只有彼此的深入了解，才能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实现互补和双赢。”



刘国良在新书发布会上。

## 刘醒龙：什么都可以快 唯文学需要慢下来

作家刘醒龙近日做客2016年南国书香节时称，现今社会发展迅速，什么都在变快，但只有文学需要慢下来，唯有慢下来，文学才能往更深处发展。

谈及文化基因的传承问题，刘醒龙表示，文学之所以被称为一切艺术之母，在于文学承载着其它艺术难以承担的血脉传承。中国文学要放在中国文化特定的血脉之中，才能体现中国文学的特定意义。

“世事都有主流，文学也如此。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有些主流的东西需要重新被唤起。”刘醒龙说：“最可怕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对自身文化的异化和误读。”

刘醒龙认为，现今的每一个人，选择文学作品的时候不能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判断。

对于现今文学的发展环境，刘醒龙说：“社会在快速发展，什么东西都在变快，但只有文学需要慢下来。唯有慢下来，文学才能往更深处发展，才有存在下去的理由。”（中新）

## 中国文物艺术品 占全球拍卖市场三成

记者24日从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获悉，最新出炉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全球拍卖统计年报》深度解析了2015年中国文物艺术品在全球拍卖市场的表现，中国内地创造了2015年全球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63%的成交额。

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常务副主任刘幼铮介绍，2015年，中国内地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延续了调整趋势，总成交额同比2014年收缩19%，下调至291.3亿元人民币，为2012年以来低点。

业内人士认为，过去10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几经起伏，其规模足以影响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格局。Artnet亚洲区代表吕嘉禾表示，2015年，受中国内地市场收缩的影响，全球范围内中国文物艺术品的拍卖成交总额降至463.1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减少9%，但总体来看，全球范围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规模已接近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总额的三分之一，而中国内地创造成交额仍占全球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成交额的63%。

（据新华社）



■ 本报记者 徐晗溪

8月27日，海南本土青年作家林森在海口知和行书局举办长篇小说《关关雎鸠》读者分享暨签售会，吸引了不少读者及文化界人士的关注。

小说给我们展现了海南岛上瑞溪小镇的风土人情，细腻地刻画出时代河流跌宕处草根人物的生活境遇，曾被《中国作家》杂志全文刊载，并荣获过“海南文学双年奖”一等奖，是海南近年来小说创作的可喜成绩。

## 林森

## 用文字守住乡愁

### 在文学当中得以“穿越”

《关关雎鸠》写的是海南省澄迈县瑞溪小镇上发生的故事，主要人物有老潘一家、老潘的朋友——开饭馆的黑手义一家，还有上过大学的王科运、派出所民警蛤蟆二等。瑞溪是林森的家乡，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父老乡亲。

毕竟，一个作家要想彻底书写与自己无关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能完成的——“即使写的是武侠，是玄幻，那些故事也出自作者的内心吧？”林森反问道。他用文字书写瑞溪小镇的故事，不仅仅是呈现一种小镇生活，而是用这么一个名字，创造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

林森的笔下，无论是《关关雎鸠》，或者《暖若春风》，再或者《小镇》，都融入过他在小镇上多年的生活。“但我并非在写散文，不是复制生活，而是把一些生活细节，化为主人

公的细节——细节是所有故事能成立的最大证据。”

比如，《关关雎鸠》里，他不断写到两位少年吹小号的声音，而林森当年在小镇上的小学读书，就是学校仪仗队的小号手。“我在小说当中，得以穿越，回到当年。”也许，这个名叫瑞溪的小镇，载满了林森的乡愁与记忆。

### 一部“求礼之作”

乡土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这一文学脉络清晰，庞大，直到“70后”、“80后”这两代作家出场，书写者的目光，才更多地转向都市，使得都市经验的书写与表达，成为当代写作的重要侧面。

虽同为80后写作者，“从这个角度而言，林森的写作值得我们注意，他的个人经验与知识谱系，和那些只有都市记忆的‘80后’作家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文学评论家谢有顺看来，

林森作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写作精神总是和自己那块小小的出生地紧密相联。

瑞溪，既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的写作根据地。他着力于书写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乡土世界内部的纠结、急躁与衰败，丰富了我们对于乡土世界的理解。对此，林森解释道，“《关关雎鸠》是一本‘礼失’年代的‘求礼’之书。”

什么是礼？对孔子来说，“礼失求诸野”；对林森而言，“文化、礼制、价值观、生活秩序等等，就是礼，这些东西崩塌了，就叫‘礼失’。”“求诸野”，是向保存着这种生活秩序的民间去探求，重新建立新的价值观。”

《关关雎鸠》第一章写小镇上军坡节的停办，最后一章写恢复，就是从“失”到“求”的过程。“新事物、新价值的冲击，随时在进行，但我们需要对这种冲击进行反思，而不是一味迎合与接纳。”

林森笔下，小镇上的人物与故



事中，善良与丑恶并存，真情与阴谋交集，质朴与虚假杂陈。“我们正处于一个乡土世界改变的年代，我当然不会傻到觉得回到以前就好，但我仍旧觉得，过去年代里有一些流淌在我们体内的美好事物正在流失。”林森感慨道。

